

梦鸽在向谁“道歉”？

——李某某母亲高调亮相网媒评析



庭审之后，梦鸽在访谈中含泪道歉，似乎表现了名人应有的诚恳。但是，听来听去，却不知她在向谁道歉？为什么错事要道歉？至少到目前为止，她总是令人感到有那么一点失望。

▲ 李某某母亲梦鸽近日接受新浪专访截屏

李某某等5人涉嫌轮奸案经北京海淀法院审理之后，按照法律程序，当事人在法庭上经历了受审陈述，聘请的律师也提交了证据、作出了辩护，接下来，应该等待法院一审宣判。但是，走出法庭的李某某之母梦鸽，连日来连续亮相凤凰、新浪等网络媒体高调发声，一方面以“冤假错案”之说否定案情，一方面把矛头直指同案嫌疑人的律师。她的言论顿时又掀起轩然大波，作为嫌犯母亲，她似乎在向公众重新划定案情走向，但作为著名歌唱演员，她的不依不饶，却产生了“引火烧身”的负面效应。

梦鸽在庭审后的言论，总是在强调儿子“善良、忠义、热爱学习”，似乎乖儿子不可能违法乱纪。毫无疑问，母亲是最了解孩子的人，但是，梦鸽口中的李某某如何懂事、如何有特长，仅仅是儿子在她面前给她留下的印象。而李某某不在她面前时，不到准驾年龄

就拥有改装车，两年前就因寻衅滋事被判劳教。此次事发之夜酗酒、泡妞、打架，16岁的孩子有如此作为，说他胡天野地、劣迹斑斑，一点也不过分，母亲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事实仍然客观存在。梦鸽用儿子在自己眼前的表现，来替代和掩盖他在外面的行为，显然有她的用意。因为名人之子犯事，公众更会关注名人；未成年人涉嫌违法，当然会引起舆论对父母的追责。把儿子打扮成正人君子的同时，抛出受害人杨某某报假案、酒吧工作人员敲诈等已经呈堂的言论，是在为儿子推脱，更是在为自己卸责。不过，如此“护犊之心”，让公众对于“子不教，父母之过”的古训，有了更形象的理解，也不免使人对李某某今后的成长，又多了几许担心。

这起涉嫌轮奸案，经由警方调查、法院审理，一审判决不久就会宣布。被告如果不服审理结果，完全可以继续上诉。然而，梦鸽在庭审

后似乎非常生气。她气的是同案另外被告人的律师，“误导他的当事人做伪证”“人格有问题”“对我们的报复”等等。言下之意，同案其他4人的当庭道歉，都是这位律师的“报复”所为。梦鸽有气，自然是认为由于这位律师作怪，使公众更加确认此案确凿，让不承认有罪的儿子成了法庭的孤独存在。当然，她与这位律师打“口水仗”，也并非仅仅为了“出口气”，因为如果真是这位律师不作为，她完全可以告上法庭。事实上，尽管她一再表示“尊重法律”“相信法院”，但她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儿子虽然在案件中被孤立，已经陷入了难以挽回的境地，判决结果毕竟没有宣布。从梦鸽的指责力度来分析，她也许会以为，在真正判决之前，还可以通过披露“案外之情”，引导舆论向法院施加压力，说不定，能争取到最大的回旋余地。当然，这仅是她的一厢情愿。

在该案审理的第一天，梦鸽白天出席庭审，晚上赶到剧场，在她所供职的文工团60周年晚会上唱起了《祖国我永远祝福你》。作为歌唱家，她忍住痛苦微笑登台，说明她忠于职守。显然，观众的掌声，是对歌唱家的尊重。然而，她说登台时“我得到热烈掌声，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却有点偏执了。试想，如果观众得知她还在一味袒护儿子，会给予“热烈的掌声”吗？难道不是母亲的歌唱家登台，就没有热烈的掌声吗？

■ 梦鸽是一位母亲，如果李某某因此而不能出人头地，但能健康成长，说明她尽到了母亲的责任；

■ 梦鸽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如果能以真善美的艺术真谛来教育与要求孩子，让李某某不能成为公众眼光里胡作非为的“小霸王”，说明她教子有方；

■ 梦鸽是一位歌唱演员，如果她能意识到自己是公众人物，言行会产生社会影响，也许她会仔细考量自己的每一句话。

资深记者 杨建国



克里斯·波提九月出席爵士周

本报讯（记者 夏琦）作为2013上海爵士音乐周的重头戏，克里斯·波提将于9月20日在奔驰文化中心举行专场演奏会，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上海爵士音乐周。

在所有关于克里斯·波提的介绍中总会提及他曾经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五大美男子”之一，但是他的成功绝大部分还是因为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克里斯·波提在美国所有年轻一代器乐演奏音乐家中当长中相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他俊秀的外型令人心动着迷，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更被无数乐迷乃至各路爵士名家所追捧。



图 TP

《白蛇传》
《牡丹亭》
《贩马记》
《穆桂英》
《玉堂春》
五台大戏
入选今年
上海国际
艺术节



■ 史依弘“文武昆乱”中的扮相

图 TP

史依弘“文武昆乱”演全剧

本报讯（记者 王剑虹）年初在国家大剧院亮相的“文武昆乱史依弘”五台大戏悉数入选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在演员阵容上较年初的演出则更多亮点，不仅邀请了著名余派老生王珮瑜在《穆桂英》中演出“辕门斩子”一折，更是请到了“熊猫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合作演出俞言版的昆曲《牡丹亭》。据介绍，蔡正仁已多年未在舞台上演出《牡丹亭》全剧了。

“文武昆乱史依弘”包括了《白蛇传》《牡丹亭》《贩马记》《穆桂英》《玉堂春》五台京昆大戏。史依弘说，到今年自己已经从艺30周年了，虽然曾有连续演出几十场的

经验，但都是同一出戏，而连演五天五台不同的大戏，还是有京有昆，这在史依弘还是第一次，在圈内也颇为少见，因而年初这一项目在国家大剧院推出时也引起圈内外的关注，对史依弘本人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五台大戏史依弘的戏份都很重，且有文有武，《穆桂英》中最后一折《大破天门阵》更是十分吃功的扎靠武旦戏，史依弘也已有近二十年没有上演了，为了“文武昆乱”系列演出又重新拾了起来。

与在北京的演出相比，将于10月底亮相逸夫舞台的这一系列演出在演员阵容上更胜一筹。首先

是与史依弘同为上海京剧院著名演员却与史依弘很少合作的王珮瑜受邀加盟《穆桂英》一剧，据介绍两人仅在去年元旦合作过一次《大探二》。

由蔡正仁担纲《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一角更是此次上海演出的一大亮点。北京的演出中这一角色由蔡正仁的学生张军担纲，此次上海演出张军因档期问题无法参加。据介绍，蔡正仁已有多多年没有在舞台上演出全部俞言版的《牡丹亭》了，此次演出颇为难得。而《玉堂春》中《三堂会审》一折的蓝袍则邀请了麒派名家陈少云捧刀助演。

莫言谈“下海”经历

作家不能随波逐流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陶禹舟）“2013中德作家论坛”昨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出席论坛的有莫言、苏童、贾平凹、刘震云、毕飞宇、铁凝等12位中方作家和尤蒂特·库卡特、马塞尔·巴耶尔、乌尔斯拉·克雷默尔等10位德国作家。

莫言在论坛上作《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的演讲时，谈到了文化、艺术如何应对当下资本控制的时代的课题。他表示，作家一定要有定力，而不是随波逐流。

莫言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下海”是当时最响亮的词汇。他自己就没能禁住诱惑，在1992年写了一部电视剧。“别人一集3000元，我一集15000元，10集总共挣了15万

元，还是税后。”他坦言，在当时，15万元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惊喜。

但也是那个时候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陈忠实写出《白鹿原》，贾平凹创作出《废都》，引发整个社会阅读长篇小说的热潮。“当年所谓聪明的作家其实是愚蠢的。”莫言还戏言，“即便是从赚钱的角度，我写电视剧也只赚了十几万元，但人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今天都赚了几百万元了。”他认为，在时代大潮中，一个作家得有自己的标准，“任它千变万化，八面来风，只管按自己的方向前进。”

谈及作家的责任，莫言表示：“作家的责任实际上也是人的责任，没必要特殊强调。”

首部跨学科专著《角色文化》问世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如何让艺术角色和生活角色交相辉映，尤其是把艺术的审美情感变为社会的建设之力，是一个极具现代意义的文艺社会学课题。上海戏剧学院张生泉教授的新著《角色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寓艺术角色和生活角色于一体的人生角色为切入点，是我国首部以“角色”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学术专著。

“星梦剧场”亮相

本报讯（记者 袁玮）坐落于虹口区东嘉路267号的嘉兴影剧院，近日更名“星梦剧场”后以全新的形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嘉兴影剧院，位于虹口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上海音乐谷内。它是上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英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具有近代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老建筑。现成为中国本土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NH48的专属剧场，命名为“星梦剧场”。